

春秋战国时期三种士的形象

王爱军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乱世, 出现了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人, 即逆时之士、隐逸之士与顺时之士。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逆时之士不满于现实, 不愿与世沉浮, 他们固守着自己的道,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隐逸之士虽然对现实不满, 但不同的是, 他们能够超然物外, 或游于精神世界, 或躬耕于田园; 顺时之士与此二者恰恰相反, 他们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

关键词: 士; 春秋战国; 逆时; 隐逸; 顺时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3-0084-04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3.016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春秋战国对于旧的传统来说, 无疑是一次彻底而无情的革命。在这个过程中, 当时的士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根据他们的主要倾向,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 即逆时之士、隐逸之士与顺时之士。关于春秋战国士的研究, 《先秦游士》及《士与中国文化》^①已有论述, 本文探讨和揭示春秋战国时期三种士的不同特点。

一、逆时之士

这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 固守着自己的理想, 不肯与世浮沉, 但他们所坚守的道最终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湮灭。孔子与屈原是这类人的代表。

(一) 孔子

孔子是一个卫道者, 面对礼乐崩丧的天下, 他曾说道^{[1]168}:

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 盖十世希不失矣; 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 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 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 则庶人不议。

由此可知, 他所谓的道就是先王所创立的社会秩序,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他一生周游列国, 明知其不可而为之, 屡遭不幸。他极力抨击现实^{[1]179}:

古者民有三疾, 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世事纷扰, 他的理想只能被现实所践踏, 人生有限而功业未建。可以说, 孔子是一个伟大却又可悲的卫道者, 他为实践自己的道, 虽百死犹不悔。

收稿日期: 2008-11-23

作者简介: 王爱军(1981-), 男, 河北临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① 杨柳. 先秦游士[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二）屈原

屈原是一位不容于世的大夫，他先居于权力核心，后被降职，继而被流放。3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对于流放的生涯，他感到悲伤^{[2]465-484}：

入溱浦余僵偃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漂流在外，他无所依靠，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只有重返旧都，才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可是，重返郢都却令他所有思念与希望都化作空幻。他看到的是因亡国失家而逃亡的百姓^{[2]485}：

皇天之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他关心着楚国的命运，尽管自己身陷困境，但对于百姓的流离逃散，仍充满了同情。就算郢都已被摧残，他仍然舍不得离去。在离开之后，他日夜遥望，不停自问^{[2]506}：“冀壹反之何时？”归去的路途已经断绝。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绝望中，他沉入了汨罗江里，结束了愁苦的生命。在一个理智与功利战胜感情的战乱年代，屈原竟然如此感情泛滥，他的失败在于自己的优柔寡断。他抱怨不为国家所用，而不能去之；他为现实所不容，又不能退出庙堂。

二、隐逸之士

隐逸之士是超然的，他们既不像孔子那样卫道，也不像屈原那样哀叹，更不像进取之士那样为功名利禄而绞尽脑汁。他们对于现实是不满的，但能够坦然处之，保持自己的本性不失，与山水风云为伍，与天地相往来。隐士有两种，一种躬耕于田园，一种神游于天地。

（一）躬耕之士

躬耕之士亲身劳作于田地之间，不憚辛苦，长沮、桀溺等是他们的杰出代表^{[1]186}：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人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滔滔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这两个人都是避世之人，不受伦理纲常的约束，他们耕田不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志向。孔子对于这样的人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实际上他们是要比孔子高出一筹的。他们热爱耕种的生活，即使在与子路谈话时也不曾停下手头的工作。

（二）神游之士

庄子的一生穷困而逍遥，他鄙视窃钩诛，窃国侯的流氓政治。因而，他越过现实，游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庄子的游是贯通天地、无所不往的：

吾所与吾子游者，游于天地。^{[3]203}

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3]197}

挈汝适复之挠挠，以游无端；出入无旁，与日无始；颂论形躯，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己。^{[3]197-98}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3]15}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3]17}

在这五段文字里，游的空间包括“天地”、“六合”、“九州”、“无穷”、“四海之外”及“无端”，

既有神的地方，又有人的地方。游的方式有“乘天地之正”、“乘天地之诚”和“乘云气，御飞龙”等。无论是独往独来，还是与人相伴；无论是人，还是神，在庄子的世界里都展现出逍遥姿态，万物无碍，摒弃尘俗之浊气，遨游于不知名的地方。总之，庄子所描述的游是全备的，有完整的操作方式，无怪后人要将《庄子》一书奉为道教经典。

由于庄子对于当时的世界是极为厌倦的，他便将自己的理想寄于另一个地方，那才是他真正的精神故乡，才是他所向往的家园。他认为，只有在那里，才是安全的，才是美好的，才能有安宁的生活：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逍遥乎寝卧其下。……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3]10}

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3]117}

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3]157}

庄子并非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个在那个时代里，在那块土地上失了根的精神游子。他曾热爱着生活，却发现这样的生活并不值得去爱。于是，他在另一个莫须有的世界找到了乐趣，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那里，即他所谓的“道德之乡”。其实，像庄子这样的精神游子代出不穷，在他之前有老子，在他之后有陶潜。从老子恍惚的“道”，到庄子独有的“道德之乡”，再到陶氏世外的“桃花源”，这个乌有的东西逐渐清晰，却不容于人类的现实世界。

三、顺时之士

春秋战国的真正主角是一批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物，他们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重要，直到最后左右君主决策，决定国家存亡。这群人中的大多数被后世称为纵横家。纵横家无疑是正宗的游士，所谓的朝秦暮楚，说的也就是这些人。他们有渊博的知识、旺盛的精力和不倦的斗志，在春秋战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可以从秦国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4]：

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室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秦的强大主要是因为秦王重用了一批来自于东方的异国游士，这些人基本是纵横家。而秦后来攻六国受到阻碍，也与没有用苏秦有关。这就可以看出，纵横家在当时诸侯的斗争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在众多的纵横之士中，最为著名，同时又最为重要的是苏秦与张仪。

苏秦合纵，张仪连横，他们是实力相当的对手，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苏秦相六国，使六国合而与秦争，张仪则使六国割地事秦。然杰出如苏张，也是饱尝人世冷暖，先看苏秦^{[5]76}：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归至家，……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苏秦在落魄之时，遭受父母妻嫂的白眼，这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再看张仪^{[5]339-340}：

张仪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恶张仪，曰：“仪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齐让又至。

张仪闻之，谓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王曰：“奈何？”曰：“为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齐必即举兵而伐之。……王以其间伐韩，……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曰：“善。”乃具革车三十乘，纳之梁。

张仪在追求成功的同时，也在秦国内外树立了众多敌人。当秦惠王死后，他面临着诸多危险，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与功名利禄，他不惜殚精竭虑，在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

像苏张这样的纵横家，大都在异国他乡求生存，随时可能遇到各种意想不到危机，这点也可以从甘茂身上反映出来^{[5]140}：

甘茂曰：“我羁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阳饵王。今攻宜阳而不拔，公孙衍、樗里疾挫我于内，而公以韩穷我于外，是无伐之日已！”

总之，顺时之士们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在辉煌的背后，他们也历尽艰辛。

四、结 语

纵观古今，横鉴中外，每一次历史转变之时，都会有三种人物出现：一种人逆流而动，维护旧的道德与秩序；一种人置身事外，对于世上的纷争冷眼旁观；还有一种人则会顺潮流而行，积极创建新的道德与秩序。春秋战国时期的三种士就是这三种人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 [1] 刘宝楠, 高流水.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2] 金开诚, 董洪利, 高路明. 屈原集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3] 王书岷. 庄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4] 洪迈. 容斋随笔[M]. 孙凡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3.
- [5] 缪文远. 战国策新校注: 上[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7.

Three Images of Scholar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WANG Aijun

(School of Humanity,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were the unrest period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such turbulent periods, there have been three typical life styles of scholars, including antagonism, seclusion and conforming. They had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the history. The antagonist scholars, who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ality and not willing to comply with the historical trend, insisted on their own beliefs. These scholars would rather sacrifice their own lives to guard their beliefs. Although the seclusive scholars were also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ality, they could remain aloof. These people would indulge in their mental world or enjoy countryside life style in the process of tilling the fields by themselves. The conforming scholars, who were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time, were totally different with the above two sorts of scholars. They conformed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ursued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

Key words: Scholar;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ntagonism; Seclusion; Conforming

(编辑: 刘慧青)